



台灣·黃鷹作品集

飞龙吟

全

1

册

黄
鹰作品集

诡异江湖系列

飞
龙
吟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青新登字 01 号

责任编辑:伊 平

飞 龙 吟

黄 鹰 著

出 版:青海人民出版社

(西宁市同济路 10 号)

印 刷: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787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10 印张

1999 年 8 月第一版 199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3000

ISBN 7 - 225 - 10401 - 3/I·209

定 价:13.80 元

目 录

鹤变.....	(1)
暗杀	(22)
夜猫子	(75)
红叶.....	(106)
血战.....	(137)
陷阱.....	(160)
天竺移魂术.....	(197)
南宫三绝剑.....	(246)
四野血腥.....	(271)

鹤 变

明嘉四十三年

九月十五

真人府

x x x

月圆，雾浓，夜已深！

真人府浓雾中迷离，圆月下仿佛天外飞来，又仿佛随时都会天外飞去，看来是那么的不真实。

高义却只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，现在他正立在府外高墙之上，暗影之中。

在他的边有六个人，与他同样年轻，都是一身黑衣紧身夜行衣。他们的耳朵都贴在墙壁上，目光交投，突然一下子都离开了墙壁，手中同时出现一支尺许长的铜管。

铜管的顶端嵌着一个锥钩，锥长只半尺，钩却有六个之多，从不同的六个位置伸出，寒光闪闪。

机簧声响中，锥钩一支支曳着一条绳子从铜管中射出来，飞逾高墙，紧钩在墙头上，高义随即稳抓绳子，双手交替，当先游窜上去。

七个人的动作都非常迅速，骤看来就像是七支巨大的蝴蝶。

x x x

真人府建于嘉靖六年，是世宗皇帝的主意。

世宗皇帝一生最大的希望就是长生不老，也所以对道士特别有好感，诱他走上这条路的是“暖殿太监”崔文。当时是嘉靖二年，最初只是贪着“打醮”的热闹而已，却由此引起了浓厚的兴趣，次年特旨召龙虎山道士邵元节进京，晤谈之下，大为佩服。

邵元节受命求雨求雪俱甚灵验，也许本来就是雨雪的时候，不求也会来，邵元节却因此而受封“清澈妙济，守静修真，凝元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”，统辖朝天、显灵、灵济三宫，总领道教，再获赐紫衣玉带，赏建“真人府。”

其后，皇帝连得数子，以为都是邵元节打醮求神的功劳，更将之官升一品，封为礼部尚书。

可惜这个邵元节福薄，干不了多久便一命归西，接任的是他的好朋友陶仲文，原不过八九品的小官，也会画符念咒，除妖治痘，甚得皇帝欢心，先封为“神霄保国高士”，不到两年，升到少保兼礼部尚书，再长为少傅，少师，仍兼少傅少师，以一人而兼为三少，可谓绝后空前。

陶仲文死于嘉靖三十九年，正如邵元节一样，也没有成仙，皇帝却仍执迷不悟，继续宠信道士，不少有本领的道士都被召进宫中表演。

这些道士来去却都是那同几下子，皇帝到底着腻了，所以都没有得到多大好处。

x x x

也所以近这三年来，皇帝都没有再到真人府，接见任何道士。

今夜是例外，因为今夜准备在真人府献技的道士，乃严嵩上书大力推荐，道行高深，而且懂得“召鹤”之术。

严嵩虽然因为御史邹应龙的弹劾，被皇帝忍痛罢斥回乡，毕竟曾经“得君甚专”，而他在任间，向皇帝推荐过的几个道士俱甚有表现。

何况这个道士还能够将天上的仙鹤召下来？

每个人都有好奇心，皇帝也不例外。

x x x

夜虽深，却仍然未到时候。

据说，天上的仙鹤在子夜时候才会飞降人间，还要有缘才能得睹。

因为有这些话，皇帝并不着急，只担心是否有缘看得见那些仙鹤，虽然，每一个道士都说他有慧，有仙缘，到现在为止，他毕竟仍无仙遇。

今夜又如何？

皇帝在道士的侍候下，带着患得患失的心情，终于步上了祭坛。

道士姓蓝名田玉，是钱柱观的主持，一个中年人，须长及胸，眉长垂目，仙风道骨，一袭太极八卦道袍迎风飘飞，表面看来，的确像是一个道行高深，与众不同的人。

皇帝也是一派仙风道骨的模样，将近六十岁的人，吃了差不多四十年的长生不老药，还能够活着的，已经是很了不起了。

他身上穿着一袭写了字的白衣，那些字每一个都龙飞凤

舞，最少有一半他认不出来，这使他对蓝田更具信心。

最低限度这个蓝田玉能够写出一些令他看不懂的字。

祭坛上风急，皇帝南面盘膝坐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朕这样坐着就成了？”

蓝田玉恭恭敬敬的回答：“万岁爷祭坛之前，贫道已经做好一切该做的。”

“那朕现在只需诚心祷告，静待仙鹤下凡。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你看朕是否有这个仙缘？”

“万岁爷若是没有，贫道今夜也敢请万岁爷到这里来。”

皇帝龙颜大悦，接着大笑道：“朕果真有这个仙缘，说不定今夜就能够骑鹤飞登仙界。”

蓝田玉一怔，道：“说不定。”

皇帝拈须含首道：“果真如此，朕必定重重赏你。”

蓝男玉不禁苦笑，这个皇帝果真飞登仙界，倒不知道如何来赏他。

这些话他当然没有说出口，也就在这个时候，更鼓声遥遥传来。

“万岁爷请收摄心神。”蓝田玉忙道。

皇帝急将拈须的手垂下，蓝田玉随即跪倒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就像他写的字一样，虽然很大声，皇帝竟然大都听不清楚他在念着什么。

鼎炉飘出来的烟也就在这种怪异的语气中浓起来，跪倒在鼎前的蓝田玉逐渐迷离在浓烟中。

皇帝瞪着眼，紧张的瞪着蓝田玉。

风吹过，烟飞扬，蓝田玉衣袂飘飞，也不知是站起来还

是升起来，在皇帝的感觉，这个道士就像是突然高大了很多。

蓝田玉随即举起了一双手。

那双手光洁如玉，指甲长逾三丈，有如鹤爪。

一阵阵羽翼拍击声也就在这时候传来，由远而近。

皇帝不由自主的抬头望去，只见一群白鹤正由天上飞下来。

祭坛下响起了惊异的叫声，侍候皇帝的小太监一个个无不仰起脖子。

他们当然也希望看清楚那些仙鹤，希望自己也能够长命富贵。

那些仙鹤很奇怪，在祭坛上空盘旋一匝，一齐向祭坛飞落。

祭坛下的太监无不大感失望，他们虽然很想走上去，却没有这个胆子，他们都清楚，皇帝虽然很宠他们，对于这些事却非常紧张，若是因为他们而惊走了那些仙鹤，皇帝一怒之下，说不定都拿他们去斩首。

那些仙鹤一支支神气非常，与一般的白鹤看来真的是有些不同，飞落祭坛后，竟然齐都往皇帝缓步走去。

皇帝一眼瞪大，显出前所未有的喜悦，一双手张开，只望那些仙鹤走近来。

那些仙鹤并没有让皇帝失望，一支接一支，走到皇帝的身旁，将头偎到皇帝的身上，其中一支更偎进皇帝怀中。

皇帝笑得合不拢嘴，梦呓也似的连声道：“仙鹤，仙鹤……”

蓝田玉同时停止了念咒，跪下来道：“恭喜万岁爷。”

皇帝轻抚着怀中的仙鹤，道：“朕果真有仙缘，果能得仙鹤亲近。”

蓝田玉膝行上前，方待请赏，皇帝已又道：“仙鹤仙鹤，送朕飞升九天如何？”

在皇帝怀中那支仙鹤仿佛听得懂皇帝的说话，长唤一声，一双翅膀竟欲展开来。

皇帝大喜，将仙鹤放开，站起身子。

那只仙鹤欲飞未飞，一双翅膀展开又合上，皇帝大急，双袖展开，学着仙鹤的样子拂动，一面连声叫道：“飞啊飞啊——”

蓝田玉看在眼里，露出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，看似要阻止，却又不敢阻止。

那支仙鹤一直往前走，皇帝展着袖子跟在后面，蓝田玉忙亦站起来，跟前去。

夜雾这时候更浓，从东面涌来。

那些在东面祭坛下的太监很快在浓雾中迷失。

三支锥钩也就在这时候飞越长空，落在祭坛上，旋即紧钩着祭坛的大理石栏杆。

高义跟着出现在绳子上，也竟踩着绳子迅速往前掠去，他的轻功毫无疑问很不错，但胆子更大。

跟着出现的两个黑衣人没有他这种轻功，也没有他那么大的胆子，手脚并用，亦有如猿般的矫捷，揉向祭坛那边。

皇帝俯身追着那支仙鹤，全神贯注，蓝田玉亦没有留意祭坛外的情形，便到他追着皇帝向东面时，还是看到了飞掠前来的高义，一怔，方待叫，高义手一扬，一颗弹丸已掷在祭坛上，“噗”的发出了一下异响，爆开了一股浓烟。

皇帝迷失在浓烟中，非独不惊慌，反而大笑起来，一面笑一面叫：“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——”

他竟是将那股浓烟当作天外的云烟。

蓝田玉再也忍不住惊呼：“有——”

“刺客”二字尚未出口，一股浓烟已射在他的面门上，蓝田玉一阵窒息的感觉，语声立断，踉跄几步，便要从石级跌下去。

× × ×

烟是从一支铜管射出来，铜管扣在高义左手，他颇长的身子同时在绳子上拔起来，凌空一个风车大翻身，再落在祭坛上，右掌一抓，抓住了蓝田玉的足踝，蓝田玉立时倒跌了回来，高义左掌铜管接插在他的穴道上，只一插，他便昏迷了过去。

“飞，飞——”皇帝接着从浓烟中飞出，半眯着眼睛，只是往上望，双袖不住的扇动，高义半身一矮，双手亦展，封住了皇帝两处穴道。接着将昏迷的皇帝抱起来，直奔向栏杆。

那两个黑衣人已然揉近来，各出一手，从高义那儿接过皇帝，也就左右搀扶着皇帝，往原路揉回去，高义看着他们走到了一半，才纵上自己的那条绳子。

祭坛下的太监仍然在浓烟中，完全不知道发生了这么一件大事，蓝田玉那一声“有”惊惶中发出来，与念咒无异，那些太监甚至不知道他在说“有”。

放风终于吹散了浓烟，月光下，那些仙鹤有的在剔翼，有的单一足而立，有的在蓝田玉的身旁徘徊，看来是那么悠闲。

蓝男玉终于醒转，缓缓睁开眼睛，瞳孔一刹那突然暴缩，一骨碌爬起身子，一张脸立时苍白得一张白纸也似，一个身子随即颤抖起来。

他并非一个笨人，否则也不会懂得讨好严嵩，请严嵩上书推荐他到真人府表演“召鹤”之术。

所以他立即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
不明白的只是那到底是什么人，竟然胆敢连皇帝也掳去。

这在他来说当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皇帝乃在真人府，在他的面前被掳去，即使皇帝能够平安回来，这个罪也不小。

若是皇帝有什么不测……

蓝田玉一想到这里，几乎又要昏过去，伸手拼命用指甲捏自己的人中，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，目光落在那些仙鹤上。

那些当然并不是真正的仙鹤，不过他养了多年又经他严加训练，早已变得很服从。

他一直认为自己只要把握机会，好好的利用那些仙鹤，总有平步青云的一天，并不甘心只是主持一间钱柱观，现在才知道，还是在钱柱观好。

功名富贵现在是没有希望的了，倒是一条命，可真的系在那些仙鹤之上。

看到那些仙鹤，蓝田玉总算有了主意，手足并用，慌忙爬到栏杆旁边，偷眼往下望去，只见祭坛下烟雾仍浓，那些太监，来回走动，一个个仰首上望。

蓝田玉这才松过一口气，膝行着倒退回鼎炉之前，一咬牙，长身暴起，双袖一展，猎然声响中那些仙鹤一支支翼急

展，“拔刺刺”的疾飞了起来，祭坛上尚存那游丝也似的点儿淡烟尽给鹤翼拍碎。

那些仙鹤环飞一匝，才一支跟一支，往上飞去，眨眼间消失在凄迷的月色中。

从祭坛下看来，那些仙鹤就像是直飞入月中，只有蓝田玉看见，它们都是飞上明月压着的飞檐上。

他随即高起来：“万岁爷洪福，万岁爷洪福……”

一次又一次，高叫不绝，一直到声嘶力竭。

那些太监本来没有放在心上，但越听越是奇怪，不由一齐奔到石阶下，抬首往上望去。

他们当然望不到什么，一个太监终于忍不住高叫道：“蓝真人，到底什么事？”

蓝田玉没有回答，继续嘶声高叫：“万岁爷洪福——”

那些太监相顾一眼，一个道：“看情形皇上只怕真的出了事，我们还是上去看一看的好。”

其他的齐皆点头，一个也没有反对，快步往坛上奔去。

蓝田玉听着脚步声迫近，硬挤出了两行泪，拜伏在地上：“万岁爷洪福——”的继续叫下去。

那些太监上了祭坛，一望不见皇帝，无不大吃一惊，一齐向蓝田玉走了过来。

蓝田玉只当作没看见。

一个太监急不及待，厉声喝问：“蓝真人，你将万岁爷弄到那儿去了？”

蓝田玉这才抬起头来，望着夜空道：“万岁爷洪福，与鹤飞升九天。”众太监齐皆一怔，仰首望去，只见星光万点，明月一轮，非独没有鹤，连鹤影也没有。

“蓝真人，这种事开不得玩笑。”为首的太监迫视蓝田玉，一字一顿。

蓝田玉心中尽管吃惊，脸上却装得既羨且喜，道：“贫道看得很清楚，万岁爷展袖与鹤共舞齐飞直飞往九霄天外。”

众太监事实也听到皇帝连声高叫：“飞起来了。”只是这种事情也事实难以令人置信，但却又不能完全否定，你眼望我眼，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呆了好一会，一个太监问：“然则万岁什么时候才会下来？”

蓝田玉一怔道：“这个……贫道也不清楚。”

“蓝真人能够将天上的仙鹤请下来，怎会不清楚天上的事情。”

“天意莫不则，贫道……”

“这事非同小可，蓝真人一句不清楚就想置身事外，看来没这么容易。”

众太监随即将蓝田玉包围起来。

“几位公公……”蓝田玉有些儿慌了。

为首的太监接道：“不管蓝真人说的是事实，我们都不能呆在这里，不然消息传上去，一个知情不报的罪名，万岁爷便是一天不回，我们也性命难保。”

“那我们……”

“宫里固然要禀告，徐大人那儿也得说一声。”

蓝田玉听得清楚只望那些太监全都跑掉，好让他先去打点好那些仙鹤，那知为首的太监接着：“我这就进宫去，小桂往徐大人那儿走，其余的都留在这里，别下去，也别让他人上来。”

蓝田玉心里一惊，索性盘膝坐下来，诵着经文，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是福是祸，现在他只有听天由命的了。

那些太监一个个坐立不安，在他们来说，天下间还有什么事比皇帝失踪更重大？

蓝田玉语调不休，语声低沉而含糊，大多数道士诵起经来都是如此。

没有人听得出诵经声中隐藏着的恐惧，忧虑。

× × ×

徐大人名阶，字子升，松江府华亭县人，嘉靖二年中探花（一甲第三名进士）历官翰林院编修，延平府推官，黄州府同知，浙江按察使司佥，江西按察副使，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，礼部吏部侍郎，嘉靖三十一年以来东阁大学士名义入闕，，在严嵩下面挨了十年，到严嵩倒下，即升为首辅。

这个人颇会做官，也颇知是非，最难得的是有本领与小人周旋，不甚遭忌，又懂得迎合皇帝的癖好，把献给神仙的“青词”写得很好，所以严嵩在位之时虽然看出这个人不简单，始终弄之不倒。

皇帝对这个人的信任，远超过当年的对严嵩，公事多半听之安排，而徐阶亦甚少理会皇帝的私事的，只有这一次。

那两个太监还未走出真人府大门外，从轿子里走出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徐阶。

他年纪虽然已经不轻，须发俱白，但精神矍铄，步履轻快，随来的除了轿夫之外，还有十三个侍从，十二个紧跟在后面，一个紧护在他身旁。

这个人年轻而英俊，举止轻捷，只看眼神，便已知道内功深厚，绝非庸手！

在京师地面，他的名气虽然没有徐阶那么大，但认识徐阶的都一定认识这个人，也因为有了这个人在身旁，徐阶少了很多麻烦。

这个人的武功到底有多高没有人清楚，由于他几乎一出师门便入官门，在江湖上可以说一些名气也没有。

很多人都看出他用的是少林派的武功，却极少知道他是少林掌门百忍大师的关门弟子。

少林派择徒极严，何况掌门人，虽然少林派并没有明文规定派中弟子不得替官府做事，但名门正派的弟子一向都喜欢驰马江湖，绝少愿意受官府束缚，这可是事实。

有人说，那完全是因为徐阶不惜重酬，完全钱在作怪，说这此话的人当然不知道先后已经有多人许以真正的重酬，却始终不能够令这个人心动，离开徐阶。

这个人也甚少说话，对于他自己的来历，一向就只有三个字。

——祖惊虹。

那是他的姓名，除此之外，绝口不提，问十次，百次千次也是不知道。

徐阶亦一样绝口不提，仿佛除了姓名，什么也都不清楚。

没有人相信徐阶的话，事实以徐阶处事的慎重，又怎会用一个不明来历的人来侍候自己？

徐阶也从来不会到真人府骚扰皇帝，这一次非独例外，而且来得正是时候，是不是奇怪得很。

他来得有些匆忙，神态也显得有些紧张，一反平时的冷静。

真人府警卫森严，侍卫看见有人闯进来，立即迎前去，见是徐阶，齐皆意外慌忙施礼。

那两个太监正好奔至，为首的脱口一声：“大人来和好——”

徐阶即问：“皇上没有事吧？”口里尽管问，一看那两个太监的神色，心中已知道迟来了一步，事情已发生了。

“回大人，万岁爷在祭坛上突然不知所踪。”

“突然——”徐阶皱眉一皱。

“蓝真人说是骑鹤飞升九霄天外。”

“那个道士真的能召鹤？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“那也真的是天上仙鹤？”

“这个可不敢肯定。”

“你们是亲眼目睹皇上在仙鹤之上？”徐阶追问。

两个太监心一慌，忙道：“当时雾气弥漫，伸手不见，我们又都在祭坛下……”

“那是并非亲眼目睹的了。”徐阶再问：“那个道士还在？”

“给看在祭坛上……”

“好，一面走一面说。”徐阶放步奔前去，祖惊虹寸步不离，那两个太监忙亦跟上，十二个侍卫也不敢稍慢。

他们知道的其实并不多，未来到祭坛，已然将话说完，徐阶没有多问，双眉深锁，祖惊虹始终都没有反应，只是亦步亦趋。

来到了祭坛阶下，徐阶突然问：“惊虹，这件事你看怎样？”